

世華文學論叢 3

Entanglement of Nativeness

本土性的糾葛

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

Self-exile, "Nan Yang" Fiction and Myths of Nativeness

朱崇科 著

朱崇科著

Entanglement of Nativeness

本土性的糾葛

——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

--*Self-exile, "Nan yang" Fiction and Myths of Nativeness*

臺北：唐山出版社

2004

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 = Entanglement of nativeness : self-exile, “Nan yang” fiction and myths of nativeness / 朱崇科著. -- 臺北市：唐山，2004[民93]

面，公分. -- (唐山論叢：59) (世華文學論叢：3)

ISBN 986-7748-44-1 (平裝)

1. 東南亞文學 - 論文，講詞等

868.07

93007213

本土性的糾葛

作者：朱崇科

出版發行：唐山出版社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02) 23633072 傳真：(02) 23639735

郵政劃撥：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E-mail：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http://www.tsbooks.com.tw>

印刷：國順印刷公司

電話：(02) 29677226

出版日期：2004年5月

定價：320元

版權所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832號

序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

王德威*

在廣義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裏，馬華文學曾經只是聊備一格的傳統。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大敘述」鋪天蓋地，儼然以正統自居，臺灣、香港都不在話下，更何況新加坡、馬來西亞？這樣的現象在近年有了明顯改變。識者對國族想像的探討，對文學典律的解析，還有對後殖民「離散」文化的關照，在在指出國家文學的興起，有其文本與非文本的複雜因素。相形之下，文學史的寫作與傳佈也不能再視為照本宣科的工作，而是一場史料與史觀，想像力與權力的對話過程。

馬華文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恰恰提供我們一個極佳視角，觀察文學與國族想像間的綿密互動。從十九世紀末的丘菼園、黃遵憲到三四十年代的郁達夫、鐵抗、丘士珍等，所謂的「南洋寫作」已經自成一格。但這些作者，不論是流寓還是永居，率皆被收編為華族紀事的海外抽樣；他們的在地經驗也不過更襯托了中原情懷的無遠弗屆。然而隨著一九四九之後中國政治地理的位移，以及馬來西亞（一九五七）與新加坡（一九六五）先後獨立建國，過去曾被籠統稱之的「南洋」，陡然平添了國族的自主性，而所謂的「華僑文學」也轉化成為新馬本土文學的一部分。

但這只是問題的開始，而非結束。新一代的文學史研究者奉國家之名，要如何追本溯源，為馬華及新華文學理出「史前」與

「史後」的脈絡；如何檢討多元語境中，語言與族裔代表性的關係；如何回應其他華文地區對文學「所有權」的爭奪；如何運用，也批判，方興未艾的全球後殖民理論；還有最重要的，如何辯證文學「本土性」內蘊的吊詭，都是立即的挑戰。

馬華前輩學者如方修等，曾為這一文學史的寫作打下基礎。時移事往，他們的洞見與不見也成為後之來者或繼承，或辯駁的對象。多年來學院內的楊松年、王潤華等人的努力，也持續增益我們對馬華及新華文學傳統的認知。更引人注目的是晚近年輕一輩學者的加入研究，像在大陸的黃萬華，在臺灣的黃錦樹、張錦忠、林建國，在新馬的朱崇科、許文榮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發掘史料，引介理論，相互辯難，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論述場域。這些評者的「立足點」尤其彰顯了馬華文學論述的特性。黃萬華人在中國，卻能觀照新馬；黃、張、林等曾是赴台留學的馬華「僑生」，離鄉之後反而認清了原鄉的所在；朱崇科則是由大陸到新加坡問學，發展出對新馬在地文化的深切關懷。我以為這些學者所構成的複雜旅行路線及對話網路，適足以成為馬華文學史的重要資源。一反以往文學史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土地性，他們正為另一種史觀一遊動的，多重的，跨國的史觀一作準備。

在這一觀點下，朱崇科的新書《本土性的糾葛》值得我們注意。這本書搜集了作者近年對馬華及新華文學的反思及建言，如書名副題所言，重點置於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三方面。朱對以往的馬華文學論述作了相當豐富的介紹；從方修到楊松年、王潤華、黃錦樹，他都能指出各家的特色，並提出一己

看法。同時他也討論馬華老少作家，如郁達夫、英培安、吳耀宗等人的作品；行有餘力，他更涉獵曾毓林、唐正明、九丹等通俗作家及文化現象。以外來者的身份對在地文學作考察，朱的態度不卑不亢，堪稱是有心人。

朱崇科行文的重點是馬華及新華文學「本土性」的迷思。他反復申論「本土想像」的歷史動機，以及潛藏其下的必然與偶然性。對照新馬華裔背景，朱認為本土性的追求猶如雙刃之劍，它凸顯華人在地的主體性，卻也同時點出此一主體性的權宜座標。朱以本土色彩、本土話語、本土視維作為他的架構，層層推進，以求厘清他的論點。這樣的劃分畢竟是抽刀斷水之舉，但他的企圖心已然可見。朱也呼應林建國的看法，認為馬華及新華文學的本土性不應只是相對中國文學而論，而應置諸第三世界後殖民文學的脈絡中，加以省思。究其極，任何本土性的探討不指向正本清源的始原迷思，而指向雜糅交流的「技術」革新。建構本土的同時，我們也解構本土。

我以為以現有的理論資源而論，朱已對新馬文學史立論部分作了詳盡的觀察。但過於追求面面俱到，也使他的辯證顯得苦口婆心，已有冗長繁複之虞。而他對新馬本土文學的文本研究，仍有待開展。我期望朱能藉理論更上層樓，在未來有系統的重新解讀文學史料。畢竟作品、作家、與文學環境間所體現的問題，不能盡由一二論式所涵蓋；我們需要更多的實例。百年來新馬與中國間頻繁的來往互動，必有許多精彩故事，有待發掘。郁達夫的例子已成為典型，遮蔽了我們對馬華及新華文學更仔細的檢視。

比如白話敘事文學之外，古典詩詞和紀實文學就可成為另一重要方向。

我對朱崇科的論文集也許有求全責備之處。但惟其因為朱所要處理的問題如此複雜，而他所顯現的興趣又是如此專注，我們對他的期望自然更較一般為大。離開了中國大陸，朱反而發現了華文文學的豐富面貌：不論是他鄉是本土，語言文字的流傳及其所折射的現象，千變萬化，哪裏是一二主義或權威所能盡涵？以朱崇科對文學史及文學理論的深厚訓練，未來的批評必有可觀，也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博士，著名學者，今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系主任、教授。主要著述有《從劉鶯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三十與八十年代的中國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眾聲喧嘩以後》、《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th Century China*等。

緒論：「本土性」的緣起、艱難與化用

在許多人看來，本土性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辭彙：它的被人隨意濫用以及空泛的包容性，甚至是本土霸權等恰恰預示了化用它的艱難與危機四伏。但同時，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克服因噎廢食的自暴自棄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式的過於謹小慎微，對本土性進行小心翼翼的重新界定與預設，它恰恰又蘊含了迷人的豐富可能性。某種意義上看來，今天這本小書的長成，許多是源於我對本土性一種近乎迷戀式的陷入和挖掘：它實際上只是我的研究計畫的一個殘缺的注解。作為我自我放逐邊緣後的一種有意嘗試，我希望它可以充當那個可以熟視無睹之餘又令人大吃一驚的向度，儘管它的威力在我手中還剛剛開始。

復述本土性：一個研究計畫

對馬華文學略有研究的人，自然會感受到黃錦樹著述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對該學科研究產生的巨大震撼：無論是他從語言演變的層面（漢語－中文－華文）對馬華文學書寫者對文學「中華性」的強調，還是他對馬華文化的中國性（Chineseness，指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本色）更多具有「表演性」和「情緒功能」的深刻分析；無論是他對亦步亦趨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手法、曾雄霸馬華文壇數十年的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摧枯拉朽般的衝擊（如他以方北方為例對整個

馬華傳統現實主義的文化觀念與創作指導思想的猛烈攻擊），還是他對現代主義實踐操作（如李永平、張貴興等人在語言再造層面等的努力）的不吝提升。當然，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它的令人扼腕之處，如該書中中國性主線論述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薄弱，對馬華現實主義缺乏瞭解之同情、矯枉過正的「廢功」等等。其著述的得失無疑會引起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在探究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複雜關係的基礎上，我們如何梳理與分析直逼馬華文學內核的本土性的流變、得失和假設它自身及提升的諸種可能性？

應當指出，目前關於馬華文學本土性的研究尚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相關著述更多只是以「本土」作為點綴字眼兒的零星論述。儘管有幾個優秀學者，如楊松年、王潤華等人不遺餘力地推動，但由於種種原因（研究興趣的圈限等），對馬華文學本土性的精深理論闡發，整體性的貫穿等研究仍近乎空白，而我的期望，則是想改變和提升這種狀況。當然，這是一個具有極大潛能的研究領域，不斷推進的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適合於同樣屬於區域文學研究的臺灣、香港文學。在這個計畫中，我所力圖涉及層面主要包括：1. 對本土性的界定與分層，考察其不同歷史時段的發展形式並預設其可能性；2. 相關經典文本中本土話語、意象和視角的分析；3. 本土性在本土批評中的體現；4. 與其他維度的糾纏等等。

與多姿多彩的本土性層面探研相對應，在研究資料的使用上也是五彩繽紛：在梳理本土性不同歷史時段的表現方式的流變中（尤其是二戰以前），具有新馬特色的報紙副刊則顯得至關重要；

而在對經典文本的細讀中，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則包含其中；在顧及馬華文學批評中的本土性時，批評論著則又靈活地轉化為我們直接面對的第一手文本。

應當指出，本土性作為區域文學逐步走向世界並獲得承認的根本憑藉之一，無疑也作為研究區域文學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切入到馬華文學情境中來，這方面的研究卻顯得鬆散而薄弱。原因大致如下：第一，不屑研究。一些研究者將馬華文學置於整個世界華文文學的範圍內比量後，認為其文學成就不高，而情願傾注精力轉向影響更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含台港文學等），對整個學科尚且不屑，因此更談不上他們對其本土性的關懷；第二，不敢研究。作為區域文學研究的一個根本切入維度，對本土性的梳理和分析必然建立在大量的文本解讀（含副刊）及相關理論熟諳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對此往往是望而卻步、知難而退；第三，不易研究。在新馬本土以外（如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者）由於資料的極度匱乏，馬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不容易有效地進行，當然其深刻性與準確性也因而不可以賦予太高的期望值；第四，部分層面的研究。由於本土性自身尚處於發展階段，比較難以定位，所以論者往往或關注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姿態與樣式，或只是語焉不詳的論及一些視點，因而往往缺乏全局性及系統性。目前現有的相關研究，多數屬於上述第四種類型，即更多是對本土性某一層面的涉獵，深度和寬度往往因匱乏有意識（全局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密切關注和深入探研而有所欠缺。

馬華社會與文化都因了歷史時空的遷移而表現出與母體中華文化相當的差異性，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文學自然而然、或多或少會打上馬華情境的烙印和實現部分本土性的彰顯（儘管這種彰顯是困難的，而非生來就有的。因為馬華文學在國家獨立之前其本土性的姿態往往是閃爍不定因時而異的，母國-中國情結仍然似時鐘的鐘擺與中國時局的變更同步擺動）。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學文本、文學批評文本與馬華情境的互動關係中分析其中本土性凸顯與建構的步步呈現與可能。

我期望可以達到如下效果：一方面，為後續的馬華文學研究的基本維度（含中國性、馬來性、本土性等等）創設了一個全面又深入的鑒照與基石，同時也為其他區域文學研究（台港文學）提供了開拓性的借鏡與指導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它可能為當代馬華時空下艱難的的文化整合與認同（華人文化自大的心理和因馬來化的逼迫而將自我邊緣化同時也是某種程度的閉關自守的現狀）及其對文學創作（如何更好的彰顯本土性或將之有機融入到文學創作中去）都有較好的建設與指導作用。簡而言之，希望它既有填補學術空白的創新性，又可能引發良好的社會效益。

1. 所用理論。本計畫所用理論比較駁雜。在面對本土性不同的論述層面時，會應用相關的不同理論，如在進行本土性流變姿態的梳理與預設時，將會採用跨學科理論（如文學分析、歷史研究和針對當時文學總體成就薄弱而採取的更多偏向文化層面的考察），而在進行經典文本解讀和考察批評中的本土性表現時，將會使用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但念茲在茲的前提

是，必須以馬華文學情境為中心，注意實現所用理論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裏僅以剖析馬華文學批評中的本土性表現的後殖民主義¹視角為例予以說明。

後殖民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界定、眾說紛紜的名詞。多數人認為，其中的「後」，既表示了對殖民主義之後的世界狀態（尤其是被殖民過的本地狀態）的詮釋，又表徵了已獨立的殖民地卻持續使用某些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既存的概念和立場來建構被殖民過的「他者」（The other）。當然，這種看法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與質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毋寧將後殖民主義當作一種和解構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等糾纏在一起就主體文化身分認同和主體地位和處境進行重新反思的意識和思考模式。其中，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文化霸權和文化身分、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最引人注目。具體說來，後殖民理論的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1. 反思東方主義。後殖民中的Orientalism（東方主義）含義複雜，它不僅包括了西方對東方在學術上帶有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觀世界、政治和社會生活、文學作品中對東方所持的諸多成見與偏執。以Edward Said（1935-2003）為代表的後殖民理論專門研究了作為一種觀念的東方主義，即東方主義是基於對東方和西方區別之上的一種「本體論和認知論的思維模

¹ 本文有關後殖民主義的某些觀點演自於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一書，特此說明。

式，它也是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話語」（張京媛語）。東方主義的話語往往與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的社會、經濟、政治等聯繫密切，其形成也是建立在幾代人思想不斷累積的基礎上。當然，其中的問題是，東西方兩極對立的過於假想化（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兩個對立又清晰的實體）；而批評東方主義的同時不能走極端，以「西方主義」的方式重複東方主義的吊詭邏輯。

2. 尋找文化身份與認同。後殖民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不斷的重新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從文化身份與認同的自身來看，要注意考察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等對「身份」的影響，同時具體的歷史演變，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也對「認同」起著決定性作用。

從自身與「他者」的關係來確認自己的認同與身份也是後殖民理論研究中常用的手法。即通過梳理後殖民主體與依舊起著殖民作用的文化、觀念等殖民符號象徵之間的悖論式關係來探詢後殖民主義主體的位置。

3. 對殖民者和後殖民話語的批評。殖民者的離去並不意味著殖民地自然而然擺脫了被殖民狀態。殖民主義的權利（力）、文化與話語結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來並得以延續。由於之前被殖民者自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在被殖民的過程中受壓抑，其文化發展的原本素質與面貌（可能性）就遭到了扭曲，當地居民（含精英知識份子等）則認同了殖民者的文化。當他們在看待本土的情況時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套用了殖民者的文化、理論、話語等標準和原則，這就產生了本土認同與話語闡釋焦慮的

問題。清醒的被殖民主義者就是在這種使用過程中逐漸使原本的殖民話語異質化，就是使其慢慢喪失權威性，從而逐步建立自己的本土話語。

4. 探研民族主義。後殖民理論中同樣也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它同樣提醒我們要避免重蹈所批判對象結構的覆轍。史碧娃（Gayatri Spivak）指出，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民族主義的敘事又是帝國主義文化的產物。這表明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吊詭關係：民族主義喚起同一民族的人民反抗壓迫他們的殖民者，但是這種對抗卻又是和殖民者本身的隱喻相依附的。所以後殖民理論又是提醒我們不要以民族主義形式取代舊殖民主義成了另外一種新殖民勢力。

當然在使用後殖民理論時，有如下的原則需要注意：1. 後殖民主義有其歷史和時空語境的限定性，在切入到馬華文學中時，要注意其特殊性，如東方主義的理論就不能機械的套用，馬華情境始終必須是遵守的首要原則。2. 後殖民主義理論中的後殖民狀況（post-coloniality）概念中包含了與歷史的線性推進觀相同的概念（從前殖民到殖民再到後殖民），這其中都過度強調了我對立而忽略了他們的互動關係。如黃錦樹在討論中華文化與馬來化的關係時就曾較好地剖析了二者之間的吊詭關係。3. 後殖民主義只是一種理論觀照，要從全局出發，採用多種理論進行相對客觀的立體辨析後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避免偏差。

毋庸諱言，我們在運用中要對症下藥。如我們運用後殖民理論在處理中國性與本土性在1930、40年代馬華文學中的糾葛時，

既要意識到恰是因了中國性的洶湧澎湃而導致某種程度上戰前新馬文壇更多成為中國現代名家的文藝殖民陣地，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本土性的正常的健康的成長，但同時也要注意本土性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自身發展歷程中恰恰處於薄弱階段，而且，作為強勢文學的中國文學同時又吊詭地成為馬華文學發展的資源與借鑒之一（同屬華文文學），也是對本土性逐步彰顯的一種推動，所以不能固守單一視角而一葉障目立論偏頗。

同樣在梳理本土性的歷史流變姿態時，我們要運用文化身份與認同的尋找這一條目。其中中國性在其中的起伏也是引人注目。中國性作為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所言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實其本身有其發展變化的軌跡，而在馬華的想像中卻表現出更多的純粹性而更衍化為一種意指的符號。而反思民族主義這一理論思考的運用無疑在為我們省思馬華文學的借鑒資源提供理論支撐。既要吸納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華文文學，又要虛心融合馬來文學中的精華而不可以一味的強調大漢族中心主義。

還有，在分析本土話語與後殖民話語的複雜關係時，也要注意靈活運用後殖民話語中合乎本土性的有利因素，不可以一棍子打死。當然，同時更要分析本土作家如何在本土話語營造過程中有意識地逐步剝離與後殖民話語的粘連。

透支預設：計畫草綱

前言

第一章：理論綜述

1. 界定。本土性(建議英譯為Local Identity/ Nativeness)，就是指本土特質、本土視角、本土精神與意識。具體到馬華文學，則是指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精神、視角與意識。

應當指出，本土性的彰顯並非自然而然的，它只有在當馬華的本土認同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界定這一點困難很大，但基本可以理解為當馬華和馬來人等在承認並攜手，近乎親密無間共建他們共同的馬來西亞共和國與文化等各項建設時，才算成熟。而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本土認同則還要相應推後)時才有可能在作品中得以體現，而在馬國獨立之前，本土性則是以另外的姿態出現，所以我們有必要梳理它們的歷史流變。

2. 歷史流變：(副刊與口述歷史文本解讀)

表現形式：南洋色彩－馬來亞文學的提倡－馬華文學獨特性的論爭。

儘管能凸顯上述流變的精彩文本並不多，而更多是流於口號標語式的情緒宣洩，但我們從南洋色彩(「南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南洋)－馬來亞文學(本土意識的騰漲)的提倡－馬華文學獨特性(在思考創作中，本土性、『獨特性』已經開始被朦朧地強調)的演變中仍然可以看出本土性在馬華文學的歷史流動中逐步清晰與突出。

3. 展望：可能的層次與努力方向。

本土性可以包含如下層面：

- (1) 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風情與人文景觀的再現；
- (2) 本土話語：馬華歷史情境中對中文的再造與發展，也是馬華文化凝結的載體；
- (3) 本土視維：文學書寫（無論是就本土事件、人物、風俗和歷史等進行描寫還是以第三只眼睛眺望異國、異域的寫作）中本土精神或意識的自然又顯著的流露。

第二章：經典文本中表現出來的本土性層面、程度與不足

1. 本土意象的情況（主要是指本土文化或情結在文學作品中借物或純粹抽象的高度凝結）：如王潤華詩歌中的橡膠林、熱帶雨林等意象，吳岸詩歌中的榴槿，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吉陵」以及張貴興小說中被幻化的熱帶雨林與「南洋」等。

2. 本土話語：對詩歌與小說的語言維度分析，主要是對馬華文學發展過程中各種代表性文學手法在本土融入的語言表現及本土作家對華文的有意開拓以及它們與後殖民話語的依附與剝離情況。

3. 本土視維：文學書寫中本土精神或意識的自然又顯著的流露，它主要包含了文學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馬華關懷、視野與思維。

第三章：本土批評中的本土性